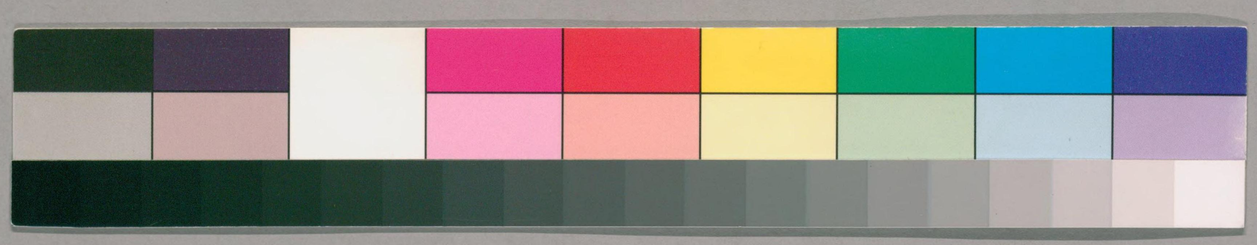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書亭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亭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亭言其作意今攷亭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亭亭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亭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追言之也

【朱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如此也一代爲治之次第方作舜典亦是說舜方止今却說一代政事之始終【芸閣呂氏曰】宅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下○【碧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少穎謂昔在者篇首

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希氏之王天下也今按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接禹謨則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益足上言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又按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一法度唐堯則天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序傳之文與今書序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序傳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要當之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求自爲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
大麓之事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二代政治之終
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二篇之
義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
共九篇槀飫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
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
治民之功興也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按十一
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宋子曰方設居方
道一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丸云古文丸共相近誤爲共
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閻張子以別生分類
来解說更無理會○蕃孔氏曰凡此皆不見其
經暗射無以可中孔氏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
知也他皆倣此○葉氏曰別生以姓賜姓也分
類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
陳氏經曰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
地居民○新安陳氏曰按七書序亡不可強解姑
存舊說耳
餘並倣此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

皐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皐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爲舜申禹使有言申皐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昌嘗無言皐陶昌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皐陶之精微者哉

【朱子曰】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皐陶陳謨禹成厥謨故先說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耶帝舜申之之說亦當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皐陶矢厥謨即謂皐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之事故曰成厥功也帝申重也序書者因皐陶陳九德而禹創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主意亦序不是漢人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帝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帝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替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帝申之二字便是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別九州。維彊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二兩說。一云謂
水源皆出於山。山脉與水脉通。隨山即所以導水。一云謂隨山開道。
而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
〔陳氏大猷曰〕隨與任。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法。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疏贅耳。下文不註者。放此。〔碧梧馬氏曰〕五子作歌之由。史臣元載詳矣。書序本自爲一一篇。安國引以各冠篇首。予謂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謂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獒之類。復加以序。則爲贅矣。所冠之序。是非蓋相半也。○〔董氏鼎曰〕五子之歌者。又誰與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徃征之作徂征

以經攷之羲和蓋黨羿惡使康長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羞厥邑爾亭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湎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或曰羲和至于夏合爲一官當羿時分至之節亂日甚于甲乙之序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作帝告釐沃

新安陳氏曰契帝嚳子封于商賜姓子嚳元妃

亳帝告疑即帝嚳釐理治沃饒之土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莘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聚也二臣名五篇亡新安陳氏曰右五篇皆商書其次在湯誓前今遂附夏書末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作湯誓

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陑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陑歟問湯誓升自陑如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可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亦何必迂路太抵讀書須味其要處如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吮骨頭上咀嚼縱得此肉亦能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又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蘇氏曰〕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林氏曰〕誓而後升陑戰鳴條非如此其誓牧誓臨陣誓戰地也序蓋以爲戰時誓非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唐孔氏曰〕疑至臣扈之二臣

名○[程子曰]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之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張氏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遷者。忠厚之仁。○[新安陳氏曰]孔註謂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二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以爲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孔氏曰]桀走保于三朡。典寶。國之常寶也。○[唐孔氏曰]桀載寶而行。棄於三朡。○[葉氏曰]非貪其寶。可知矣。○[陳氏傅良]曰。寶玉。夏后氏之璜。異爲寶。可知矣。○[張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李氏燔臣曰]湯未及國。而負深慙疑若不可歸。以見國人不忍。將自沮而害新政。故亟開釋之。若曰是役也。順天命應人心。不迓。不逐。官賞與賢共之。非貪于寶玉。置是念。日新厥德。否則何以新之。又曰新非取仲虺之言。而誰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作明居

一篇亡（新安陳氏曰）諸侯来朝湯告之以與天下更始序意欠明或曰処置為湯司空孔氏曰居民之法未知是否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亭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亭爲乳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徂后二篇亡〇呉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
亦不當稱祇見也〔孔氏曰〕湯沒而太甲立稱元祀〔新安胡氏曰〕按湯后有外丙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卽于孟子集註亦云。二說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古明君以戒也○陳大夫命戒也。徂后陳祥壬二王。蔡氏力主之。卽于孟子集註亦云。二說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離。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大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是無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指不通〔新安胡氏曰〕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也○〔陳氏曰〕太甲終不變。則伊尹如之何。曰。太甲之變。天所與也。尹安得不與之。歸若其不變。天所棄也。尹安得私而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焉。〔董氏鼎曰〕伊尹昔桐宮爲太甲居憂之所耳。卽放諸桐。豈不以成湯放桀于南巢例之乎。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亦此序啟之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沃干既躋伊尹于亳。

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干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自克夏至沃丁五十三年○【蘇氏曰】訓伊尹事以伊尹事訓參隨讚何規也○【陳氏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沃丁也○【李氏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獨紀於書不之人而伊尹周公之葬獨多

伊陟相大戊亡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賛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汪氏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爲福應以不德則爲禍○【釋文】穀楮也○【倪氏曰】咸乂者以咸巫能乂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太戊又告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拔史記亳有桑穀之異大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之此數篇之意略可相見矣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太甲之子外丙弟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之子外丙弟仲壬之子太甲之孫也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卿河水所毀曰圮凡十七篇亡【新安胡氏曰】仲壬太戊子自亳遷囂河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新安陳氏曰。按商本紀。祖乙崇邢遷于耿。盤庚自奄遷于殷。未知孰是。下篇云。于今五邦。蓋遷都不一處耳。豈祖乙崇邢遷耿。今不可考耳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怨作盤庚三篇

一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致之不詳繆云耳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

頭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按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憂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憂得傅

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群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
營求諸野得諸傳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昧
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烝成湯有飛雉升鼎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經言肜日而序以爲烝成湯經言有雊雉而序以
爲飛雉升鼎耳而雊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
無豐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
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示已異矣高宗
之訓篇亡【衆氏曰】耳不聰雖雉在鼎足爲足不良乎或謂
鼎耳象三公小人將居公位亦鑿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二言及西伯蓋祖
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
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衆氏曰】周人乘其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以戡之勸。如左傳戡定之戡。定獨亂曰武。○[董氏鼎曰]祖伊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命者不至耳。初無怨于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殷既錯天命。徵子作誥父師少師

[董氏鼎曰]錯。亂也。如孟子所謂逆天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

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瞽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一日而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文。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

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二年伐紂。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殘忍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 〔新安陳氏曰〕或引洪範十有一祀之誤。可以知之。一月壬辰。即武成之一月。即武成有一祀。王訪于箕子。爲說洪範。則十一年之說。可以知之。一月壬辰也。戊午。即中篇

之戊午次于河朔也。二月丙死魄壬辰。則戊午。二月十八日也。經之十有三年。即洪範之十有三祀也。一年之一字。誤顯然矣。○〔董氏鼎曰〕泰誓三篇。非一時一日所作。序謂作於一日。豈理也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十五人凡百人二十車故謂之两三百两三萬人也
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新安陳氏曰〕一虎賁必長一百人一乘車統用二百人以車數人虎賁數蓋三十萬人也○〔董氏鼎曰〕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十乘於此與序一欵孟子蓋亦本於此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未見意也〔程子曰〕武王不忘仁義而武庚不立而箕子必不從武王歸序述其始末以明箕子歸周之意○〔王氏炎曰〕紂死而紂自殺遂言殺紂也〔呂氏曰〕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歸周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除天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自言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言我不顧行遁其無臣服歸周之意久矣曰以箕子歸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範百士未嘗蠲其不欲歸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篇亡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杜註謂。明德之分器也。○胡氏仲曰 如分魯以天子之旌旗。分晉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大路。序單言宗彝。惟以其餘物也。序單言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與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 胡氏曰 巢伯。殷諸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伯。旅。陳也。○李氏祀曰 巢。今無爲軍巢縣。即其地也。其曰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商封爲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張氏曰 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苟蹈商之覆轍。則其朝又未可保。旅巢命。申必有戒飭之意。如孔氏之言。武王自稱威德以命之耳。如孔氏所云。足致王之有離。武王必不如此。陳王之教命。以命巢伯而已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旦】黜絶也以誅天下之叛之義言武庚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也書言武庚而不及管蔡爲親者諱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

作微子之命

微子封於宋爲湯後【陳氏經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黜殷命絶其爵也殺武庚誅其身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

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成王世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爲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

二篇亡【孔氏曰】唐叔食邑內異禾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之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徂未還封晉公又推美成

王。善。則稱。朕。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唐孔氏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未必肯歸禾。周公。當是戡金縢之後。歸禾之時。王疑未釋也。禾者。和也。天地之和氣所生也。後世同頴之禾。襲名嘉禾。由此。○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義。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其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為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為之興。故同頴。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也。心與天通。感應如響。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

康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必為何人而可不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新安陳氏曰〕召公出呂王。序全不言。簡要之一非。詳見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新安陳氏曰〕序只說得作洛以後。全該不及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

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新安陳氏曰〕書稱商王士。殷多士。殷遺多士。未始自爲殷也。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昧遷殷民之先後云爾。殊失小序之本旨。

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

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誤之也（新安陳氏曰書中畧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摩皆序之陋啟之）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一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一

踐滅也篇亡（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伐之遂滅奄而徙之○唐孔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一

史記作薄姑篇亡（孔氏曰薄姑齊地徙近中國後時蓋皆再叛大誥東征淮夷奄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多士又云可見也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謀不敢專也○李氏舉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禽伯禽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

王伐淮夷魯會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

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黜殷乂奚而於此復言何耶〔新安陳氏曰〕序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小序贅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亡〔蘇氏曰〕東夷即淮夷也在周為東○〔孔氏曰〕肅慎氏東北遠夷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為王卿士

周公在豐將沒欲望成周公薨成王至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來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宣氏曰〕周公沒時遷在豐○〔唐

孔氏曰帝王世紀云成王葬于畢在社南長安西北二十里說箋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與序不相兌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蘇氏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以遷歟○【呂氏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知之安危惟茲殷士多頑成周之安危惟茲殷士多頑忘之意不在葬也成王須其意不從其葬使附于文武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陳氏曰】分正分善惡而正之簡修進良是也○【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為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之茲東郊雖以周公繼君陳其任一也小序一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之地成周之邑分守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之使君陳為之正長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為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新安陳氏曰】附見武成篇○按

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二句。文義難通。必有缺誤。孔傳以為畢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又曰大意謂王命作冊書以任畢公耳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呂命。

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爲夷狄不爲中夏耶。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穆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録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陳氏大猷曰呂命二字爲句。疑有缺文○新安陳氏曰穆典載穆陵乃死。夏史所載。古亦稱爲夏書。作序者遂云夏贖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孔氏曰〕以圭為杓謂之圭瓚○〔唐孔氏曰〕圭瓚酌秬鬯之杓下有盤瓚即盤之名以圭為之賜以秬鬯錫周公於作洛之始見東周所以衰蓋王以秬鬯錫文侯於遷洛之始見東周所以興蓋王以我周東遷於晉馬依已位苟不定不啻足矣能事畢矣錫圭瓚副焉○〔新安陳氏曰〕成王待周公者待之矣○〔蜜〕〔雲氏曰〕或曰錫圭瓚然後為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鐵鉞然後殺未然錫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今賜圭瓚則文侯自為鬯矣是天子之權也禮與權既去豈復知有天子乎周室陵夷實自興始愚竊謂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書但曰秬鬯一卣而序乃曰秬鬯圭瓚使識出於天子則唯器與名不可假人背叛增圭瓚於秬鬯之下乎詩之彤弓亦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前則商主受以賜西伯後則周襄王以賜重耳正以晉文能繼文侯之業也似不必議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徐徐戎也夷淮夷也〔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謂寇已至東郊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秦誓

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諜不聽蹇叔之言亦不明此意〔新安陳氏曰〕穆公名任好襄公名謚〇〔唐孔氏曰〕晉險地在弘農澠池秦鄭路經晉關而東禮征伐朝聘過其人之國必遣使假道事詳見左傳僖二十二年二〇〔鄱軒卿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爵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書經後序十卷終

大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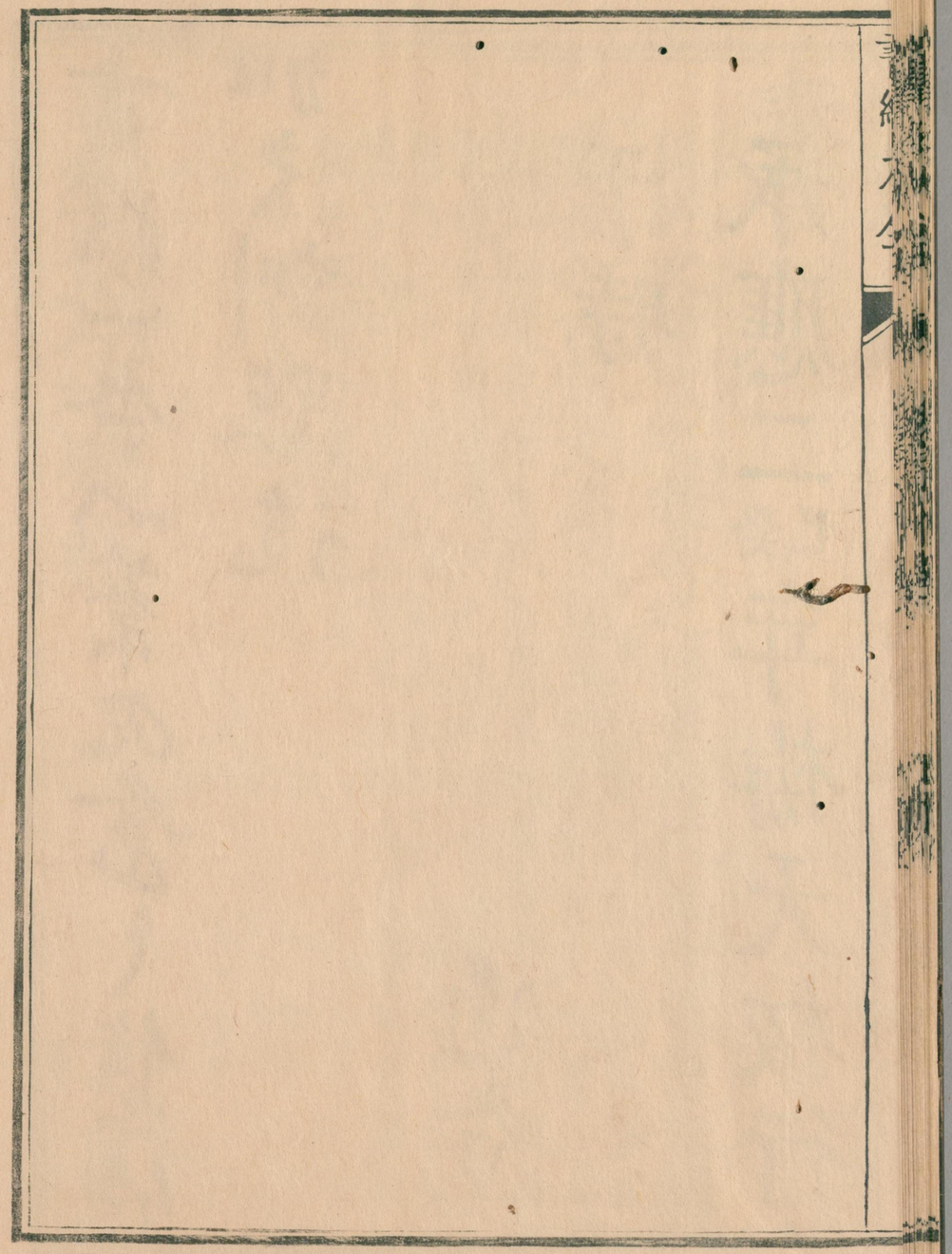
書經一本以蔡氏集傳為主而參之以諸儒之說加之訓點訖

于時

承應二癸巳年梅天板行

通春

2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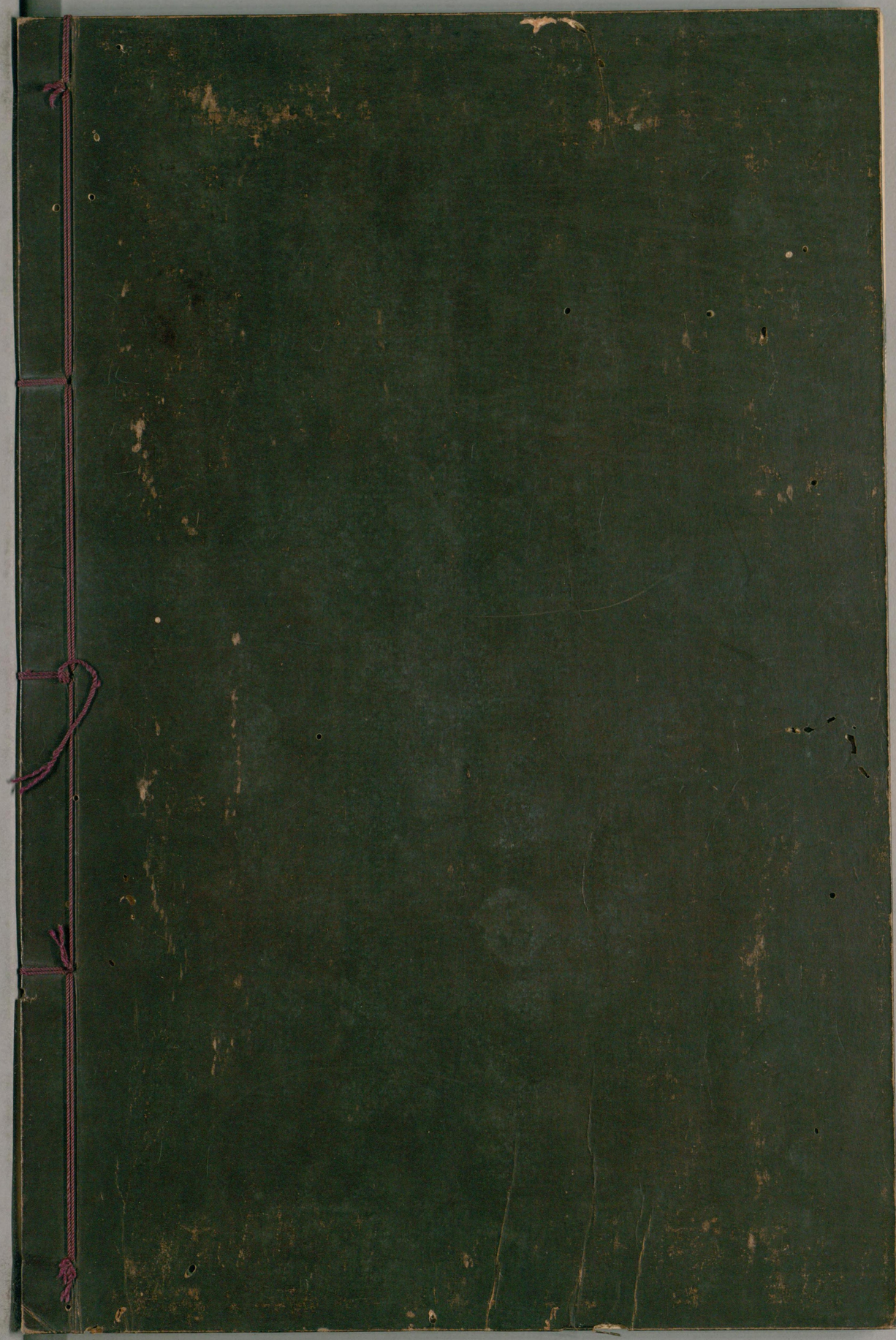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853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